



张謇设立南通贫民工场

□朱江

1912年11月1日,北洋政府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,原定一个月的会期延长5天。根据与会代表提议,临时工商会议通过《设立地方贫民工场案》。1913年5月29日,工商部咨各省民政长,要求各地提倡设立贫民工场:“国民生计日蹙,由于无业者多,教养兼施,端资工厂。地方设立贫民工场一案,业经临时工商会议议决,自应实力提倡。”

张謇用他担任两淮盐政总理所获薪酬,在南通、东台、仪征的十二圩设立三处贫民工场。张謇于1911年12月19日赴任两淮盐政总理,1912年11月24日卸任。张謇独子张孝若在《南通季直先生传记》里提道:“门内份外极应拿的最少数的公费,依照从前总督兼盐政的规定,共总应有六万六千元,我父后来拿是拿了,可是拿来就办了南通、东台、仪征的三个贫民工场。哪晓得钱还是不够,我父自己再增助些,方才成立。”(1916年张謇致夏辅宣函中,提及为七万余元)这符合张謇的金钱观:“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,要会用钱散财。”“一个人的钱,要从我的手拿进来,再用出去,方才算我的钱。不然还是人家的钱,或者是箱匣里边的钱。”“有钱人的势焰,实在难受,所以我非有钱不可。但是那班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,做守财虏,我可是抱定有了钱,非全用掉不可。”张謇所说的用钱,主要是指用于慈善公益的捐赠。

南通贫民工场设在西门外大码头,内设竹木、藤漆、皮革、织布、雕刻、缝纫等课目。据《二十年之南通》,贫民工场先收本地贫民子弟,然后及于外地,年龄在13至18岁之间,体格强壮,条件是家中赤贫,无力营生。贫民工场延聘工师,根据工徒的悟性和爱好,传授一门技艺。工徒如果能够在师傅的指导下,独立制作器物,不需要师傅修补就能出品,经过场长考核给予毕业证书。毕业后须在贫民工场义务劳动一年,才可以外出就业,或者被推荐到他处做工师。如果愿意留在贫民工场工作,根据其技艺高低发给工资。

张謇非常关注贫民工场生产的器具质量、成本核算和市场接受度。1914年初,他从北京给贫民工场的负责人商笙伯写了一封信,信中讲到北京八旗贫民工厂生产的麻棉混织布,花色极佳,准备选购三匹寄回南通备用。张謇认为这种布的价格比同档次的洋布便宜,南通贫民工场采用的话,可以节约成本。张謇还描述他在北京见到外国木器的仿制品,坐垫中用乱棕或片棕充填,因为棕有弹性,感觉不错,尤其是乱棕,所以张謇希望商笙伯可以借鉴。贫民工场四周的隙地,可以种植棕榈,树秧可以向博万物,农场、苗圃索取。1918年给郭礼徵、曹秉仁的信里,提及南通贫民工场生产的藤器和竹器,由于质量上乘,销路不错,张謇觉得需要继续保持原材料的质量以及合理的价格,希望对方替他了解一下市场上各种藤料的批发价。

贫民工场的产品逐渐精进,张謇曾写信给管家许泽初,吩咐他“通贫民厂所作木器极佳,拟不另买矣。汝来,为买小筐两把”。张謇的密友赵凤昌儿子赵叔雍婚礼在即,张謇送上的礼物,居然是在南通贫民工场特地定制的。在1916年11月23日致赵凤昌的信中,张謇不无欣慰地说:“南通贫民工场缂丝、藤竹二科,于美术殊能研究,成品亦颇精雅。兹特令合制挂屏、帐衡二种,用佐新房之饰。”张謇与赵凤昌交谊多年,能够选用贫民工场的出品作为赵叔雍的新婚贺礼,足见张謇对贫民工场取得成绩的肯定。

设立贫民工场,张謇最终的目标,还是通过教养兼施,使贫民子弟掌握一门技艺,能够自立于社会。1916年,张謇多方致函,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,资助贫民工场,在致夏辅宣的信中,张謇说“下走不敢独为君子,而又不忘始事之初心,故为此请”,期待有能力的人士理解他创办贫民工场的初心,一同出力,只有这样,才能够“救场中垂绝之危,竟工徒将成之学,俾以后日渐进于自立”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那挥手的身影

□杨谓

朋友薛刚发来一张老照片,是海门姜峰兄整理刘延驰先生遗物时发现的,要我回忆一下拍摄时间和与之相关的事情。照片上共有三个人,中立者为刘延驰先生,另有施惠新老师及我,背景是启东市少年宫。我查找了有关文章和记录,认为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89年,得到了施惠新老师的认可。于是,忍不住又一次想起刘延驰先生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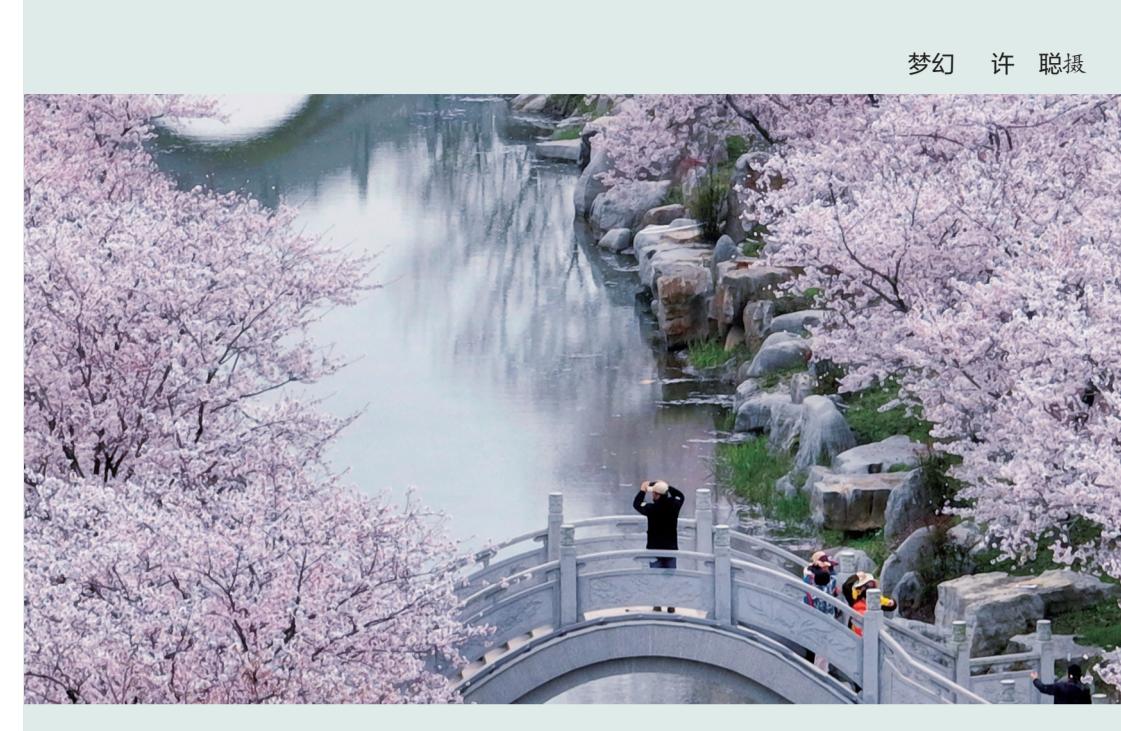
延驰先生生前是海门电大的讲师、海门书协的理事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书法热刚刚掀起,我还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,二十出头的小伙子,痴迷书法篆刻,热血满腔。由于眼界和经济能力的限制,我们当时“出没”的范围也只能在南通一带,到上海就已经是很奢侈的了。海门与启东相邻,只有五十公里,于是富有收藏、饱学而又谦逊的延驰先生,马上进入了我等青年学子的视野。花四块钱买一张中巴车票,再步行约二十分钟,到师山路,找到一幢旧式楼房,爬上窄窄的楼梯,大约是三层吧,见朱红的门上贴有一方印章,乃“延驰”两字,白文,有时又换作朱文,刻的是一个“刘”字,楷书,印象中都出自青年篆刻家丘石之手。

轻轻叩门,一阵轻轻的脚步声,延驰先生便笑吟吟地站在了门口。不需客套,不需请求,延驰先生便会翻箱倒柜,拿出他的珍藏给我们欣赏,还不时一一介绍来历。在他的藏品中,有林散之、白蕉的条幅,还有来楚生、邓散木的册页以及邓散木的大批印蜕。记得有一次他打开白蕉的草书条幅张继《枫桥夜泊》时,我倒吸了一口冷气,直呼有仙气有仙气。那时我学书法,也不过两三年,只是感觉白蕉的字好,但说不出好在哪里。延驰先生见我的反应后,很高兴,笑眯眯地给我讲他第一次见白蕉的情景。讲那时在其他忙着手“文革”时,他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去上海向名家们请教的。他还告诉我:白蕉对执笔有一很妙的比方:说抓毛笔的松紧,应该像小孩子手里抓到了一只小鸟,抓得太松怕小鸟飞了,抓得太紧,又怕小鸟死了。那天谈得高兴,中午就在他家吃饭,吃的是蛋炒饭。

由于交往通信多了,于是我们启东搞什么展览,延驰先生也总要赶来参加。对浮躁的、急功近利的,他会直率地给予批评,而对年轻人取得的成绩,哪怕只有一丁点,他都会给予鼓励,甚至会专门写信来。给我们青年答疑,也是认真而又不厌其烦。

有一次苏州矫毅先生写信给我,说我拜他为师,就必须投一张门生帖子。门生帖子的样子格式如何我从未见过,又不好直接问矫毅,只好写信问刘先生。隔了约一星期后,我收到了刘先生的信,信中谈到拜师帖,云:“一、拜师帖是红纸制成,大32开书本大小,经摺式,旧时纸店有售,称‘长柬’。1949年后,无此规矩,此物亦遂绝迹。二、拜师帖无统一格式,其内容,犹时下之申请报告,参照旧小说所述,代拟好另纸,供参考。”后来我就按延驰先生所拟,自制了一张拜师帖,寄给姑苏矫毅。

每次去延驰先生家拜访告别时,他总要亲自送到楼下,然后握着我的手摇着,且微微用力,脸上挂着谦和、慈爱的笑。当我走了很远,回过头时,每次都能看到他挥手的身影,模糊而又清晰。



可我爱所有的桥啊

□周蓉

这段日子以来,很多事都被按下了暂停键。朋友对我说,少出去跑啊。其实我一年中出去跑的时候并不多,大多都跟工作有关。但现在的确也真的没法出去跑了。

那就深宅在家吧。宅到某些时刻,也会想起一些曾在外面如何跑的情景,有趣的多回忆一点,无聊的就一想而过。想起它们的时候,就如老年人窝在藤椅里晒太阳,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

想到最多的,是几年前在日本。当时又穷但又很想出去,就跟同事徐老师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报了个团。这是个如假包换的低价旅行团,为了省住在市区的住宿费,每天不管外出去哪里,晚上必定还要把我们拉回安静至极的郊区,没准还是村镇之类。因为有时想出去吃碗拉面,都找不到地儿,只有远远的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在空荡的夜里亮着灯。

但我们当时好像也管不了那么多,反正每个晚上都得花很长时间待在房间里整理当天买的东西,考虑明天还要再买的东西。像大多数第一次去日本的国内女性游客一样,我们当中不管是谁,只要稍微流露出一点“要不就不买了,算了,算了”的表情,另外三个就抢着说,没事,钱不够先刷我的卡!

我们就这样互相监督,互相鼓励,把8个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。

终于有一个晚上,导游安排我们住在了城区。放下购物袋,徐老师说,买累了,今天去尽情地喝点小酒吧。

一路看到各栋精致或朴素的小房子,靠着仅有的几个汉字也能认出来都是居酒屋。走了一阵,看到一家,也不知当时是被什么吸引了,总之四个人都停步,决定就是它了。

但要进去还是得派一个人走在前头,至少要跟老板打个招呼,问问有没空位之类。徐老师是我们当中英文最好的,我们都推她,但她忸怩,实在看不惯我只好说,要不我先进去,你们跟我后面,看有什么应付不来的,你们帮我接下去。

她们满口答应。我像大力水手一般,啪一下推开了门。

一进去我就后悔了。外面看没有任何车辆停驻的小酒馆里,竟然满满都是人,围成长餐桌形,正小声而热烈地喝着酒。

看样子是公司的年会聚餐没错了吧。

我的突然闯进把喝酒的人吓了一跳。我这才发现小酒馆的构造有点像舞台,聚餐的人们都在池中央,而我,一个人突兀地站在比他们高的台阶上。

很多很多的目光诧异地投过来,当然目光中的诧异是我猜的。12月的冬夜,我眼镜镜

片的清晰度只够支撑我看到了满屋子的人,热气迅速将它熏得一片白茫茫。

我是谁?我在哪?我为什么要进来?我晃了晃戴着白茫茫镜片的脑袋,企图找到居酒屋的老板。我想找到他,求他来救我。

可没人站出来。我只能感觉到一屋子可怕的忽然安静下来的安静。

我忽然想起来,我还有伙伴。我转过身,朝她们喊:现在怎么办,谁来说一下啊?

我的三个小伙伴默默地站在我身后,一声不吭,像是努力配合我表演尴尬的合格的演员。

虽然我早就知道这群女人靠不住,但关键时刻,没想到她们竟然如此靠不住。

我只能跟被我惊到了的邻国友人们点头表示歉意,sorry,sorry……

出了门,她们仿佛灵魂忽然归位,拉着我虔诚地向我忏悔。当然我一个都不宽恕,一路骂骂咧咧回到酒店。

所以要说在日本的那一周有什么最遗憾的事,大概就是没能在本土的小酒馆喝点清酒,吃几块天妇罗,顺便再吃上一大盘的烤鳗鱼。

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每次想到那趟日本行,最记得的不是富士山的雪,不是银座的购物,不是奈良的小鹿,而是我孤独地站在那间还不知道名字的居酒屋里,感受到的类似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珍贵情绪。

要是问问我的朋友徐老师,也许她会说,是在成田机场拿错了别人的行李,她不得不坐着新干线穿越了整座城市去把属于她的东西拿回来。

后来我看史航说过一句话,他说,美照只是人生的偶然,丑照才能见证我们的成长。

我好像有点明白了,为什么想起那年的日本,最记得的不是那些快乐欢畅的时光,而是个别无法被喜悦所招安的时刻。

所以我很怀念它。

在不能出去跑的日子里想起那些曾在满大街满世界转悠的自由,有一种特别的酸爽。虽然我并不是多爱奔腾的人,但世上有很多人是;虽然很多人跨过大桥穿过隧道,但我没经过,它们就不是我的。

可我爱经过的一切道路,爱所有的桥啊。它们是这热烈的世间存在的庞大证据。

此刻我跟很多人一样,好好地待在家,自觉地束缚形体,读很久以来一直想读的书,看起来也不错,是庭院深深终于能知道深几许的自得。但如果可以,我还是祈福和希望,有一天我们都能踏出这片方寸,在风的世界里重新感受风,在人群中重新感受人。

愿我们都像杜牧在扬州,夜夜翻墙,一头扎进这酒酣耳热的嘈杂人间。

疫情下的小确幸

□陆小鹿

身处上海,未曾想,有一日,疫情竟将我困于小区达数日之久。焦虑、慌张、烦躁、沮丧……各种情绪夹裹着呼啸而来。

开头两天,什么事也做不下去。每天,辗转几个微信群,生怕漏掉什么重要信息。负面信息看多了,一颗心,实在堵得有些慌。

小区封控的第三日晚上,先生吃完饭说下楼去散散步。回来时,竟手提两只咖啡袋。他说叫了咖啡外卖,快递袋摆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架上,无接触取餐,安全可靠。

一只袋子里装的是他爱喝的拿铁,另一只袋子是给我买的。

打开来,是粉色的一只小蛋糕,标签上写着:春樱白桃雪山蛋糕。这是一只春天的限定蛋糕。我有些惊喜,为了配上这份爱心“疫情特供”,那晚,我挑了本图文并茂的画册,逼着自己坐下来,边吃蛋糕,边看画册。慢慢沉浸进去,竟不知不觉忘记了疫情的烦扰。

后一天的晚上,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惊喜,带回一只巴斯克蛋糕;再一晚,是一盒咖啡蛋卷;又一晚,是一袋英伦风味的黄油饼干……每晚翻着不同的花样,简直颠覆了我对理工男的看法。这也使得我对每个晚上有了隐隐的快乐期待。怎样才能配得上一份“疫情特供”的真心呢,当然不能是闹心的情绪,于是用读书来填满。

村上春树在《兰格汉斯岛的午后》里,曾经创造过一个词:小确幸。意思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微小而确定的幸福。近些日子的晚上,当

我吃着甜甜的点心,读着好看的书,我确实感觉到了小确幸。生活就像一面镜子,你笑,它也笑;你哭,它也哭。用好的态度,每天给自己一个小确幸,把心情调节到淡定的频道,就会避免走向抑郁的逆行道。

隔离期间,每天在网上抢菜,成为很多上海市民的必做功课。我也不例外。每天早晨设好闹钟,拼手速。提前选好荤菜、蔬菜,有时也会挑上一束雏菊,或者一把向日葵。运气好的时候,花就被我抢到了家。分装几只花瓶,摆在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、书房……走到哪里,都有花朵的身影,滋润了双眼,仿佛把春天种在了家里。每次给花朵换水的时候,心情都是愉悦的,我想,花朵也是我的小确幸。

其实,禁足在家,有大把的时间,动动脑筋,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一些快乐。比如朋友晓红,她买了只八爪鱼自拍杆,每天换一套好看的衣服,自己给自己拍照玩。虽然疫情肆虐,不能常去户外,但可以把家当作景点。她穿一件旗袍,以书房为背景,拍出知性民国女人的书香气。穿一套休闲服,以厨房为背景,拍出贤妻良母巧手媳妇的样子。换一套运动装,跟着视频做运动,一边设好自拍杆,一边做运动,最后就晒出了健美女人的矫健身姿。每天看她晒朋友圈,隔着屏幕我也能感受到她的欣喜,这是晓红疫情期间的小确幸。

诚然,疫情确实是烦人的,但我们可以用小确幸来抵消内心的慌乱与不安。只要灵魂安妥了,遇到狂风暴雨也不会人仰马翻。

西江月·春巡

□肖剑锋

阳春挤出,蜂蝶戏枝头,感叹

红来春早,欢喜上眉梢。犹记当年今

日此景中,佳人桃花相映红。

怎奈瘟疫不与佳人便,几度倒春

寒,引得毒株猖狂乱舞。应是桃花

季,惹得行人神色匆匆。藏蓝卫士不

信疫情邪,依旧笑巡港中。

薄荷

□低眉

我已经表态了,一定要在院子里种菜。我接着要表态的是,如果真能在院子里种菜,我一定要种上薄荷。不种多,一株就足够。奶奶和继祖父都已去世。我自是没办法搬回来。薄荷我还是有办法的。童年里有过的,我都想再有。

当然不能没薄荷了。它几乎就是我最记得的一种植物,花卉里的刘姥姥,非常具有根的力量。只要看见它有一棵,你就别愁它没十棵。这东西有一种沾一点颜色就开染坊的豪横,活得兴抖抖。那辛辣狂放,又野气又清凉,媚性里再带一点侵略性的味道,一直横亘在我的感觉里。它是味觉系统里背景一样的存在,基础库存,一把味道的尺子。之后,不论在哪里,杯里泡的啥,都要同它比一比。然后才能量出那东西的味道。这种量,而且是不自觉的。后来我们学了英语,说情话还得要汉语才是真的。苦道上出生的娃也一样。碧螺春的无知少女感,龙井茶的书本味道,六安瓜片的有见识,布朗普洱的阳刚气,统统都是不自觉同薄荷比出来的。

海边的乡下人,没茶吃的,薄荷就是我们的茶。也只有夏天才有。长在奶奶的屋檐下,东墙门口。老青砖的门墙前,一片瓦的檐头下,繁盛的一群,就是它,薄荷。挨挨挤挤,兴兴冲冲。圆形有皱褶的叶子,刺癫痫。苦闷的夏天,没事就去掐一把,冲茶吃,咕咚咕咚一碗茶喝下去,透心地清凉、解渴。怎么说呢,我觉得薄荷是一种会行走的植物。它行走不用脚,而是用味道。蔓延,说的就是薄荷的行走。它是有香味的,且这香味有点冲。是一种烈性的清凉。薄荷虽然没有脚,它也能走到脚走不到的地方,比如五脏六腑。它甚至能走到心外边去,透心凉。所以,我看它跟着别的植物有些不同。别的植物是女性。而薄荷,是男的。

到底它是什么时候有的?怎么长出来的?我不知道。人对于自己出生之前就存在的事物,都理所当然。仿佛它们是与生俱来的时候便有的一样。如果这株薄荷,它是1973年种下去的,而我是1974年生出来的。那么它对于我,就跟天地开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事物一样一样的。早一天和早一百年一千年,其实是一回事。你来的时候,它已经在了。早在和晚在没什么不同。

反正早前我奶奶家有一大群薄荷就是了。确切地说,应该是我继祖父的薄荷。据说是继祖父种的。我继祖父是个郭刀儿人,有趣,率真。早前好像在姬鹏飞部队里蹲过的,但是一个逃兵。出朝鲜打仗的时候他逃回来了。